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九

南北朝

〔丁未〕

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

春宋青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

以詔書喻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

字道玉、平原人、

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

永等敗退。

先是散騎侍郎明僧壽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壽，僧壽走保東萊。

明僧壽、平原鬲人，衆情洶懼，欲且保郁

洲，懷珍不可，遂進至黔陬。

漢縣，隋省，故城在今山東膠縣。

會文秀所置高密

注見前。

平昌

晉縣，今山東

東安邱縣是。

二郡太守棄城走，惟長廣

注見前。

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

注見前。

懷珍遣

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爲青州刺史。

時崔道固已先

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

燕太祖號之玄孫。

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

肥之子。

等將兵赴

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爲之繼援。時宋申纂

坦從子。

爲太守，

守無鹽。

注見前。

劉

休賓

字處幹，懷珍族弟，爲幽州刺史。

守梁鄒

漢縣，隋改鄒平，今屬山東濟南道。

房崇吉

東清河繹幕人，爲并州刺史。

守升城。

宋東

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

張讜

清河人，輔國將軍。

守團城。

今山東沂水縣是。

王整

兖州刺史。

桓忻

蘭陵太守。

守肥城。

漢縣，隋省，元復置，今屬濟南道。

麋溝垣苗

二城俱在長清縣。

諸戍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

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

字世則，范陽人。

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

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收麋溝垣苗二成一句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阮之參軍韓麒麟昌黎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齊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贈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謐王整桓折等俱降于魏魏遂拔歷城崔道固出降劉休賓亦降盧度世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攸

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

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胸山道成以為成主垣崇祖亦

自彭城奔胸山依手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胸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榮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

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漢縣晉為郡後廢故城在今山東沂水縣

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

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

不及攸之至濰清口濰水入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

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載諱字彥休元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

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諸戍將亦皆

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向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

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于是魏

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奔魏事見前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

昶于魏魏人不許魏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誠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苟或不改彼

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尙公主

〔戊申〕宋泰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卻之斬其將闕于

拔魏侵宋武津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在宋劉劭擊破之斬其將于都公闕于拔魏

復寇義陽劭擊卻之已而劭又敗魏兵于許昌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

上言元友所陳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僧徒遠人多于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盡

起此前後所見明驗
非一也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爲征南大將軍馮熙

字晉昌

爲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

之兄也

冬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

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

尚之

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左

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

吳興烏程人

散騎侍郎楊運長

宣城懷安人

並參

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

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己酉〕

宋泰始五年
魏皇興三年

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

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

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

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

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

給惡衣疏食旣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

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爲青州刺史

都督青齊東徐

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

三州諸

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

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追以爲憾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

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

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

稍贍給

時魏徙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

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戶徧于州鎮矣桑乾魏郡隋廢爲鎮在今山西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山西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爲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封

廬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伏誅

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

詔免官爵遣使逼令自殺

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

文帝第十八子

爲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

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

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爲尙書左僕射揚州刺史景文王皇后之兄也

宋主宮中

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道成在軍中久民間

或言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

留參軍荀伯玉

字弄璋廣陵人

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

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遷鎮淮陰

道成先鎮淮陰後爲南兖州鎮廣陵至是復還鎮淮陰

宋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射南平公目

辰桓帝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繼不

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

亮之孫字鍾葵

曰蠢爾荒愚輕

犯王略若鑿輿親行必望麾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

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大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

所獲不可勝計

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自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

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祿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數人闕望思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罷新法

【辛亥】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宏延興元年

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

帝文

第十

九千爲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

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

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爲南徐州

刺史

休若將佐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京兆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耶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

白宋主而誅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

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不得專

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

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

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
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

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

痛念之至不能自
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爲尙書令褚淵爲左僕射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卽位深
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
羅耳黃羅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爲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
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休若至京

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
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

陽王休範刺江州

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
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是宋主諸弟俱

盡惟休範以凡
劣不見忌得全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道

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惟應速
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

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

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禪以

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雅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

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

賀尚書陸馱侯之子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

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

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馱

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

前年魏主病纏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宏卽位爲孝文帝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

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幾大政陛下猶宜總之

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于苑中與禪僧居之鹿野浮圖胡三省注尸迦國波羅奈城東

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卻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已沒于魏崇祖

遙領二郡未有其地也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在今山東

費縣西北，禹貢，蒙羽其藝，卽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

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字士恭，餘姚人。侍側曰：此

皆百姓賣兒貼也，亦賣。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

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好園菜，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

對奕，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憂容之。

〔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河北降魏。宋大湯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霸陽

西北，霸陽，今湖北，春縣是。蠻酋桓誕據河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玄之子，魏以爲東

荊州刺史，使起部郎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爲義。韋珍字靈智，京兆人。與誕安集新附區

處，皆得其所。珍至桐柏，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恆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羣蠻從約，淮源自胎，誓山伏流數十里，涌出三泉，因浚爲井，名曰淮井，在桐柏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表辭位。宋

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爲宰相，或有異圖，

遣使齎手敕並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

變。局竟，斂子納匳，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

藥而卒。先是，宋主惡也，駱校尉壽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惔反，既

痛遣人就
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

是爲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

淵爲護軍將軍劉劭爲右僕射與尙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

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機事

宋主遂殂

諡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寧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奸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賜字爲驅以其似禍字故也左

右忤旨往往列斷時准酒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大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

太子昱卽位時方

十歲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

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

卽順帝

爲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爲第三

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都

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改爲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

興宗固辭不拜

道隆每詣興宗蹕履到前不敢就席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蓄異

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

勇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

廷疑而憚之

攸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

字彥節長沙王道憐之孫為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

緒引之

時阮佃夫為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為郡袁粲等不從佃夫稱敕施行案不敢執

〔癸丑〕

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

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

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刳盜者兼治

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二郡至三郡

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

城名劉漢姜武置在今甘肅維

都縣東南

為魏所破宋太祖免其官削爵土

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為將軍使擾汧隴文德攻叛氏不克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

兄頭戌葭蘆

時故氏王楊保宗之子和在宋

保宗為魏所殺事具前

世祖以其為楊氏正宗

保宗故氏王元之子

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

時肅惠開道兵出梁州應尋陽

僧嗣斷其道

太宗遂以為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

而已

以文度弟文弘為武都王皮歡喜約子之

【甲寅】

宋元徽二年
魏延興四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楊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

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楊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

嗣主年在幼冲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典

籤許公輿

新蔡人

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力繕

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爲之備

會夏口關鎖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變爲刺史而以王奐爲長史行事變方四歲恐其過

尋陽爲休範所留使自太沔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公與謀襲建康縣南

至是休範遂

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

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

由是內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

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

謂名在江寧縣西南

休範舍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

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

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

竟陵郡軍人

張敬兒

南陽郡軍人

謀詐降

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

醇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林

分遣其將杜黑驃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驃等不知

休範

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棄首于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

進至朱雀桁，王道隆帥羽

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

劭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

但當急擊，寧可開桁，示弱邪？劭不敢言，遂戰死。

黑驃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驃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

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

字彥道，淵之弟。

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

據東府。

稱休範數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

宮省恒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

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

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

道成時加平南將軍。

諸軍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

南彭城人。

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

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驃。文豪皆斬之餘。

黨悉平。

休範之反也，尤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順沛勸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鄴、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

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詔曰：下民凶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

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上勤

于為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鞠，或因繫獄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罔罔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務恕耳，由是囚

繫雖帶而所
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

疆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集議僉以爲然給事中

韓秀字自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爲日久雖鄰強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食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

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是啓戎心二慮交拂互相往來關右荒擾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

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

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

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旁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卯〕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敬兒請爲雍

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

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敬兒襲己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爲誠

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

不正怨于上皇初尙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尙書李訢相善訢出爲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爲人所告敷隱蔽之上皇聞之慙車徵訢考驗當死時敷兄弟將

見疏斥有司以中旨、諷、斷告數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增妻攸勸之、訢乃與范、擲、列數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大怒、誅數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爲尙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數、訢、字景文、順之子、李、字元盛、范陽人、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諡曰、獻祖、穆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金陵、太后大赦改元

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爲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

太后性聰

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琚略陽苻承祖等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叔得幸超遷尙書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證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叔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龍臣小過捶答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丕、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李冲、字思順寶之子東陽王丕、烈帝之玄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子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景素孝

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爲長宋主

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

欲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

景素腹心多勸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淹字交通濟陽考城人

楊阮將發兵東討

蕭道成袁粲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車而

楊阮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軍黃回羽林監

垣祗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祗祖率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

景素信之卽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

蘭陵人

等討之蕭道成

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